聖傑靈女子中學
柯舒藍 4MA (2024-25)

《重遊舊地所見有感》

歲末臨近，寒風瑟瑟，撫過我的胸口，我掖了掖單薄的外套，抬頭是一片灰濛濛的天，垂頭只見行人匆匆，忙碌的手指在屏幕上敲敲打打，心中不由自主地湧起一陣濃烈的鄉愁。獨自離鄉工作已有二十餘年了，在這般冷漠的大城市裡待得愈久，就對故鄉那份獨特熱鬧的「年味」愈發思念。然而，當我站在故鄉的土地上，所見之冷清寂寥卻讓我心頭一顫，泛起淡淡傷感。

腳下仍舊是記憶中凹凸不平得青石板路，不同的是，此刻我並非走向溫暖的家，而是走入名為「曾經」的時間裡。昔日，走在這條小道上，青蔥與泥土的氣味總是充斥在空氣中，路邊是無邊的稻田，高高的稻穗隨風搖擺；可此刻，稻穗都已蔫巴了，不知是因冷風的拷打，還是因為不再有人打理?

我迎著寒風繼續往裡走，聽不到記憶裡親切的問候，只有寒風「呼呼」地叫囂著。印象中前面就是老家了。家門旁有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溪，溪水潺潺，魚兒肆意舞動身姿，岸旁長著茂密的灌木叢和五顏六色的野花，清香撲鼻。過去我們一群孩子總喜歡在溪中戲水捉魚，愉悅的笑聲在腦海中得以綻放，那樣愜意自在的日子彷如昨日。可小溪如今卻顯得淺薄而渾濁，岸邊的雜草肆意生長，驚人的高度早已超過一個成年人的身高，仿佛越過這條溪，朝它走去，就會被它吞噬。站在溪邊，只見偶有幾隻昆蟲從耳邊飛過，嗡嗡的展翅聲告訴我，這裡早已人跡罕至了。

我抄了條泥濘小路躲過那片灌木叢，來到了家門前，二十年前那棵高大的老榕樹還在，只是不再翠綠。我滿懷期待地推開那扇熟悉的門，映入眼簾的卻是一片昏暗。原先鋥亮的鐵門已然生鏽，亮眼的銀色塗層已經褪去，仿佛在訴說著歲月的無情。房子裡的裝潢還是老樣子，只是如今失去了生機，空氣中瀰漫著塵土的氣息，予我一種許久不見天日的傷感。客廳裡那張我嫌棄萬分的木椅上，以前總有著爺爺奶奶的身影，吵鬧的京劇聲總會引起我的不滿，惹得我從裡屋跑出來，爭著換掉電視機的頻道，奶奶也不與我搶了，笑瞇瞇地說給我做飯去。木桌底下跑過一隻瘦弱的老鼠，吱吱聲響把我從回憶中拉出，再定睛一看，眼前沒有我思念著的身影，只有兩個冷冰冰的相框置於木桌上，厚厚的灰塵給相中人的容貌蓋上了一層薄紗，如同我薄弱記憶中的臉龐一樣模糊。我從兜里掏出一張紙，輕輕地抹去那層灰：「我回來看看家，看看你們。」

離開老屋，我走到了祠堂去。祠堂是過年時最熱鬧的地方。祠堂前一片空地，鋪滿了紅鞭炮，膽兒大的站在不遠處看紅鞭炮噼里啪啦地炸起來，膽兒小的都躲進祠堂裡，烏泱泱的一片都是彼此熟悉的親人，大家伸著頭望木門外滿天的白煙，待白煙散去，又招呼著往裡門門框上貼上對聯，掛上幾個紅燈籠，為來年的平安順利祈福。我推開吱吱作響的木門，它脆弱得仿佛下一秒便要倒下。今年祠堂怎麼如此冷清雜亂了？門框上的朱紅對聯又是從何年留至今日的？文字依舊蒼勁，筆鋒仍舊有力，卻已難以辨認。祠堂的每處角落都佈滿了蜘蛛網，地上堆滿了枯葉，香案上已沒有昔日的香火繚繞，取而代之的還是灰塵。

供桌上，曾經備受尊重的神像如今也顯得尤其孤獨，桌上不再像過往擺著堆積成山的供品，只有周圍的燭臺滴落下來殘留的燭淚，仿佛是因人們無情離去而落下的斑駁淚痕。在這個本應充滿敬意與回憶的空間，卻只剩下死寂的回聲，讓人心生寒意。我最後望了眼掛在墻上的牌匾斑駁陸離，金色的粉末所剩無幾，字跡模糊，猶如時光的印記，記錄著這兒曾經的繁華已然衰落……我懷揣著內心的無奈，失望地離開這個不再肅穆聖潔的地方。

祠堂的四周，雜草叢生，午後陽光撒在身上，在碎石地面上留下我一人孤獨的影子，映照出一抹淒涼。老一輩的人們已悄然離去，而年輕一代的人們，早已不再在意這個故鄉。隨著老人們的離開，看似被遺忘的是各種繁文縟節，實際上，卻是那份珍貴的情感，那份對故鄉的愛。這裡的每一寸土地，每一處灰塵都在默默等待著他們的歸來，但卻再也、再也等不到，曾經那份與故鄉的羈絆亦因時光與地域的阻隔而斷絕。

一個村莊的生機與落魄都是因人而起的。在這片土地上，幾十個春秋輪轉，曾經的故事與情感正隨著時間的流逝與年輕一代的無情而淡去，讓人不禁感慨，曾經的村莊，曾經的熱鬧與鄉里風俗，究竟到哪兒去了？隨著歲月的流轉，人們的遺忘，也許只有那古老的樹木，一間間破舊的房子和這座孤單的祠堂靜靜地守望著，承載著過去的回憶與無盡的思念。